



陈新仁 方小兵 等著

全球化语境下的 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陈新仁 方小兵 等著

全球化语境下的 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 / 陈新仁等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305-15571-0

I. ①全… II. ①陈… III. ①语言规划—研究

IV. ①H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835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

作 者 陈新仁 方小兵 等

责任编辑 张淑文 董 颖

编辑热线 025-83592655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61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5571-0

定 价 42.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徐大明

21 世纪以来,语言学向应用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趋势。陈新仁、方小兵等撰写的这本《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是一个例子:一批以语言学为学术背景的学者发表了针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试图回答“语言在国家安全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事关重大,在国民遭受侵略战乱、压迫奴役之苦时,怎么还可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的语言学事业近年来的发展得益于国泰民安和文化繁荣的环境条件。然而,一方面语言学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安全,另一方面语言学成果的转化也可以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智库服务。这里我们看到语言学家回馈社会、服务国家的一个表现,也看到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途径。

在面对现实世界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贯穿和充斥于社会生活之中。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一般不是为了语言本身的目的,而是为了做其他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学具有多种交叉学科的发展前景。国家安全不仅是关乎国家和国民利益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发展观自然涵盖生存、安全和发展的全部问题。在面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自然要考虑国际环境和国际安全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也都与国际社会、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相关。关于国家安全问题和对策的研究,既要结合时事国情,也需要掌握相应的客观规律。因此,关于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的研究包括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语言学和安全学的知识结合,学科理论的交叉应用将带来新的启示和成果,带来切实可行的应用方案。

语言学研究多年来被认为主要是基础性研究,一方面它探索人类的认知奥秘,另一方面它体现民族精神,荟萃历史文化。因此,它可以是民族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科学的;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被认为是面向历史的学问,或者超越现实的“纯学术”。语言学自《普通语言学教程》(De Saussure, 1916/1995)发表算起,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为语言而语言”的主张使语言学学科得以建立和发展,由此人们更深切认识到语言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将语言现象切分出来进行专业化的研究,改变了人们无视语言的存在和作用的错误态度。迄今为止,语言在人类进化、认知发展、社会建构、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作用得到认识,这些认识也开始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

有百年历史的语言学目前已经确立和成熟,它可以一方面保持其“为语言而语言”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还可以开展为其他目的的语言学研究;而且,目前可能更需要拓展应用语言学的领域,以便语言学理论持续受到实践的检验,以便语言学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当语言学成果在现实世界发挥作用,显示其科学的魅力的时候,必然吸引更多的研究资源,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因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们看到了以改良社会为目标的语言学研究,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语言学研究,以改善管理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语言学研究,以及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标的语言学研究。本书就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作的一类语言学研究。

本书各章的研究基础是“语言战略研究”。“语言战略研究”是“语言规划研究”与“战略研究”的结合。语言规划研究是 20 世纪中叶开始发展起来的跨学科研究,结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内容。而战略研究起源于军事学,在国际安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1 世纪以来逐渐扩展到经济管理等领域。“语言战略研究”则是新世纪以来各行各业都掀起“战略策划”的大背景烘托下产生的一个新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隶属语言规划研究,也可以算作“语言规划学”和“战略学”之间的边缘性研究领域。因为“语言战略研究”的时新性,该名词受到一定的滥用,泛指各种语言研究,或用它替代“语言学研究”,这是不对的。语言战略研究虽然突破了语言学原有的研究领

域,它并没有覆盖语言学的全部内容,特别是没有覆盖非应用性的内容;且即使是在应用语言学里面,各种语言应用的研究也不一定是“战略性”的研究。也许“语言战略研究”会取代“语言规划”研究,因为它囊括并超越了其研究领域。但是,“语言战略研究”是一项“中国创造”。从学科发展的战略视角看,过早的“另立门户”,不利于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其吸收和继承语言规划研究已有的丰富研究成果。

中国的语言战略研究是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导之下有组织地开展起来的。2007年4月发布的《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科研工作“十一五”规划》中将“国家语言战略研究”列为首个“重点研究方向”,指出:

“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世界上一些大国都在制定自己的语言战略,利用语言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对内消解社会矛盾,凝聚民心,向外传播自己国家的理念,赚取外汇收入。我国当前语言生活正快速发展变化,语言生活中各种矛盾凸显,社会需要提供语言服务的类型与方式与日俱增,虚拟空间迅猛拓展,汉语走向世界的脚步空前加快,争取国际话语权正成为民族的自觉意识。此种情况下,我国必须及时研究宏观语言战略,设计落实语言战略的行动计划,提出应对重大语言问题的科学预案。”(《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科研工作“十一五”规划》)

同年8月,南京大学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签订了共建共管“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的合约,11月该中心在南京大学揭牌成立。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申明的宗旨是: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从事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理论和研究和中国国家语言战略的研究。中心的工作目标是:

一、提出适应当前形势和我国国情的新的语言规划理论；二、传播语言规划研究和语言战略研究的新成果，推动有关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三、针对国内外重大语言问题展开研究，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提出政策建议和战略预案，使语言文字工作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战略研究的特点是统筹兼顾的大局观和承前预后的动态观，包括对全局性问题的判断，指导性方针的确定，和一系列行动计划的制定等内容（Rumelt, 2011）。如上所述，《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科研工作“十一五”规划》对国家语言战略所面对的全局问题作出指示，提出“研究宏观语言战略”的要求，就是这样一种战略思维的产物。按照上述指示和要求，中国语言战略中心开展了有关工作，经过几年的研究，提出了“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中国语言战略”的政策建议（徐大明，2012），并且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城市语言研究”和“语言经济研究”的工作。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自 2007 年成立以来，切实按照所提出的工作目标，开展了语言规划理论、语言国情调研和面对重大语言问题的对策研究；而且培养了一支研究队伍，包括中心目前的成员和目前分布在各地的中心的前成员。参与本书撰写的大部分作者都是中心的研究员或兼职研究员。在回答“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时，他们汲取了语言学的成果，学习了战略学理论，而且，特别应用了中心的“语言战略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参照了包括“城市语言研究”和“语言经济研究”在内的语言国情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调查结果。

国家安全问题一直是国家战略研究当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突出了它的紧迫性。因此，国家语委于 2013 年给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下达了委托项目“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心研究员陈新仁教授领衔担当项目负责人，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展了针对性的研究，从语言战略的视

角对国家安全问题提出了新的诠释。本书中,分成四部分的14章各有侧重,涉及“母语”、“外语”、“机构话语”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但前面由陈新仁和方小兵撰写的导论作出了全面的总结和进一步的理论升华。两位作者以“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为题展开讨论,通过参照“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谈到“文化安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科研工作“十一五”规划》)问题,而且讨论了语言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拓展了以“美国语言战略”为代表的“关键语言”为中心的语言战略的研究领域及其相对应的国家安全观(王建勤,2010,2011)。

本书所介绍的内容代表了语言战略研究与国家安全研究的交叉性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启示,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希望更高层次的理论建设和范围更加广阔、内容更加充实的实证研究能够产生。

参考文献:

- [1] De Saussure, F. (1916/1995).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Payot.
- [2] Rumelt, R. P. (2011). *Good Strategy/Bad Strategy*. Crown Business.
- [3]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科研工作“十一五”规划》.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233/201001/75935.html>.
- [4] 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0(2): 7-11.
- [5] 王建勤.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6): 31-37.
- [6] 徐大明.“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中国语言战略——澳门语言研究的启示及澳门语言建设的展望,载徐杰、周荐(主编),《澳门语言研究三十年——程祥徽教授澳门从研从教三十周年文集(一)》. 澳门: 澳门大学, 2012: 2-12.
- [7]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介绍. <http://www.chinalanguage.net>

前 言

本书是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 2012 年度委托项目“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研究”(项目编号为 WT125—37)的最终成果,该项目主要关注语言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探讨当前的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教育、语言运用等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 21 世纪国家安全需要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科学预案。

近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2011 年 4 月 8 日,我国首次以“语言与国家安全”为主题的高层论坛在扬州举行,该论坛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发表了“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重要讲话。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规划,提高了国家安全工作的协调层级;2014 年 4 月,习近平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提“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框架,并首次提出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 11 种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体系。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观对我们思考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在学界,鲁子问(2006)曾呼吁从国防、外交、对外贸易、对外司法和国内社会公共安全五个层面考虑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维度,戴曼纯(2011)也指出语言规划具有安全需求及安全价值。这些文献对本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我们知道,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是社会的纽带,是民族的桥梁,是身份的象征。语言政策、规划、教育与使用关

乎社会和谐与文明,关乎民族认同与形象。语言的选择与使用会对语言关系、社会生活、民族认同、国家安危等产生影响,处理不好,会滋生民族矛盾,冲击身份认同,抹黑国家形象,换言之,会对当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带来隐患甚至直接威胁。然而,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包括:1)对各种语言矛盾之于国家安全的影响认识不足。当前我国存在的语言矛盾主要包括:外语与母语通用语之间的矛盾、外语与母语方言之间的矛盾、外语与我国民族语言之间的矛盾、外语与外语之间的矛盾、母语通用语与母语方言之间的矛盾、母语通用语与民族语言之间的矛盾,合适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对处理这些矛盾至关重要;2)主要关注关键外语语种的确立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对语言运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重视不够,而实际上语言运用对认同建构、主权维护、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3)对英语入侵带来的汉语纯洁性问题给予了很多甚至过多的关注,而对英语教育的扩展给民族语言、汉语方言生存与使用带来的冲击关注不够。上述问题的共同结果是,无论是学界还是相关管理部门对语言政策与规划之于国家安全的作用重视不足,研究不够。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当前特别强调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国家安全”概念获得了全新的时代含义,我们对于“国家安全”的理解不能停留在传统意义的固有认识上。另一方面,在新的国家安全观下,我们能给语言及其使用赋予全新的认识,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会问:当前我国语言生活中究竟有哪些问题是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也就是说,哪些语言问题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这是目前亟须了解和掌握的。只有掌握这些内容,才能更好地考虑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制定出台科学、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开

展了一系列研究,尝试建构语言政策新理论,提出语言战略新构想,为决策部门提供政策性建议。

本研究的重点研究内容包括:1)就母语而言,探讨语言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探讨歧视性、庸俗性语言的使用给社会和谐带来的消极影响,探讨通用语的传播与使用给方言、民族语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对民族凝聚力的消极影响;2)就外语而言,探讨外语特别是英语的传播与(过度)使用对母语、方言、民族语言的纯洁性、认同、活力乃至生存带来的冲击,探讨外语能力的发展对母语能力的消极影响,探讨伴随外语使用的异域文化传播对于本民族认同带来的冲击,探讨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滥用和误用对于国家、城市、部门等形象的消极影响,提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中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策略,为国家今后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管理工作的更好展开提供科学的依据。

在理论上,本课题将从语言与国家安全关系的视角,推动中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理论研究,克服目前语言政策研究缺乏系统整体观念和脱离现实应用的倾向,探讨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从一个具有重要社会现实价值的角度进一步突破语言本体研究,揭示语言的认同价值,拓展语言与方言、母语与外语、通用语与民族语言及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实践上,本课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将语言管理、语言服务及语言发展和国家安全战略结合,有效引导相关部门重视和关注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本书由陈新仁负责总体策划和最终定稿,方小兵参与协调和通稿,并编制全书参考文献。各章编写安排如下:导论和余论,陈新仁、方小兵;第1章,尹小荣;第2章,何荷;第3章,李海英;第4章,刘芳;第5章,季小民;第6章,邓兆红;第7章,方小兵;第8章,孙莉、陈新仁;第9章,蒋燕燕、张结根;第10章,张立茵;第11章,姜颖婷;

第12章,丁爱群;第13章,郭亚东;第14章,史雯娜。

在成书之际,我们衷心感谢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徐大明教授百忙之中通读全书书稿并慷慨赐序,感谢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明生教授拨冗审读全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感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系姚远老师对全稿的认真审读及中肯建议,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尤其是董颖女士对本研究给予的关注和关心,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重要支持,感谢所有参与本课题研究的老师、博士生以及参与各个调查的社会人士和学生,正是有了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本课题才得以顺利开展,才能最后“开花结果”。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成书仓促,书中各种讹误、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权当抛砖引玉,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陈新仁 方小兵

2015年7月

目 录

序 / 1

前言 / 1

导论: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 1

第一部分 语言规划与母语安全 / 19

第 1 章 语言安全与语言规划概述 / 21

第 2 章 家庭语言规划对汉语方言安全的影响 / 28

第 3 章 新疆现行语言规划与语言安全关系考察 / 59

第 4 章 国外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语言规划经验与启示——以教育领域和文化领域为例 / 71

第二部分 外语教育与母语安全 / 83

第 5 章 英语教育接受情况对汉英混用容忍度的影响 / 85

第 6 章 英语教育接受情况对母语使用英化的影响 / 104

第 7 章 英语全球化背景下的母语意识与母语安全 / 138

第三部分 机构话语与主权建构 / 153

第 8 章 话语态度与主权建构——以中菲南海争端中方发言人话语为例 / 155

第9章 主权话语中副词的评价功能——以日本“购岛”事件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话语为例 / 169

第10章 中国驻外大使涉藏话语中的身份建构与国家主权维
护 / 182

第11章 外交话语中的评价语势与主权建构——以中方外交
部发言人有关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话语为例 / 202

第12章 新闻标题主权建构的积极批评语用分析——以3·14
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报道为例 / 213

第四部分 语言滥用与国民安全 / 227

第13章 网络语言暴力对国民形象建构的消极影响 / 229

第14章 国产动画片中语言暴力对儿童健康发展的影响 / 247

余论: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应对方略 / 260

参考文献 / 266

导论：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该问题展开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对策(如李宇明,2003;鲁子问,2006;李克勤、朱庆葆,2009;艾萍,2009;戴庆厦,2010;靳光瑾,2010;王建勤,2010,2011;赵蓉晖,2010;巴特尔,2011;戴曼纯,2011;刘跃进,2011b;文秋芳,2011;张文木,2011;徐大明,2013;杨立权,2013;王银泉,2013;赵世举,2013;沈骑,2014;等)。使用的概念表述包括“语言安全”、“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问题安全化”、“基于语言的国家安全”等。

“语言安全”这一术语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种角度加以理解。狭义的语言安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语言本身的安全,关注的是某种语言的社会地位降低,活力逐渐失去,逐渐被弃用而处于不安全状态,属于语言生态安全,主要与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语言濒危(language endangerment)、语言消亡(language loss)等话题相关;另一个是语言本体的安全,指一种语言的形式在使用过程中受到其他语言形式的“污染”,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用等层面变得不纯洁,如法语中因大量借用英语词汇而引发法国学者担忧的“法语危机”,以及汉语中字母词的普遍使用而导致的国内“母语安全”讨论,等等,这一类语言安全问题主要与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语言霸权(language hegemony; linguistic imperialism)、语言污染(linguistic

contamination)等话题相关。广义的语言安全指的是“语言与安全的关系”,研究语言在国家安全(包括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中的地位与作用。上面提及的狭义的语言安全在广义的语言安全概念中隶属“文化安全”,原因是语言是最主要的文化载体,语言自身的危机就是一种文化危机,语言自身的安全也就同时关涉文化安全。国内学者最初关于语言安全的讨论主要基于狭义的语言安全观,近十年来逐渐转变为广义的语言安全观。本书的讨论也是从广义的语言安全观出发,不仅涉及语言自身的安全问题,而且也包括语言在外交、社会等方面的作用问题。

当前,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语言问题安全化”;三是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切使得许多安全议题得以凸显和聚焦。

首先,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超越传统的认识,其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简单而言,国家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处于既无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然而,国家安全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概念。当前,随着国家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许多与语言相关的非传统安全类型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语言研究自然也需要充分关注这些领域。由于综合国力的竞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度、深度和广度展开,语言与国家认同的紧密联系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Sue Wright(2004,2012)探讨了民主主义时期欧洲一些新兴国家中单一国家语言的确立对民族建构和国家主权建构的作用,剖析了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如何挤压一些国家(甚至包括法国这样的大国)的母语使用空间,如何造成相关社会的隔膜与裂隙。Phillipson(1992,2002)则揭露了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对一些国家可能带来的殖民化危害。

其次，“9·11事件”后，美国认识到语言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该惨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特工人员听不懂恐怖分子的阿拉伯语，因而未能阻止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袭击。美国政府发现国家语言能力缺失是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潜在因素，自此予以高度的重视。一方面，美国在国内大力推广“唯英语运动”(English Only Movement)，增加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另一方面重视外语教育，成立国家层面的外语教育规划机构，制定关键语言目录，鼓励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2006年，美国颁布了《国防部语言变革路线图》和《国家语言安全行动计划》，将语言规划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于是，语言政策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语言战略计划，语言问题被“安全化”(王建勤，2011)。近年来，美国还在空军、海军以及诸多院校里成立了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甚至在国防部里成立了语言文化办公室，把语言摆到了军队软实力建设的主要地位(文秋芳、张天伟，2012)。在美国推行的语言问题安全化的影响下，我国学者也开始考虑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许多安全议题得以凸显和聚焦。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规划，提高了国家安全工作的协调层级；2014年2月，习近平主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同年4月，习近平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提“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框架，并首次提出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11种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体系，指出当前我国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建设平安中国，对外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同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安全的涵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并详细阐述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思想。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重塑了国家安全的理念，有助于人们在新形势下更